



■凡人琐记

# 童伴与童趣

◎邢俊岐

古稀之年,与儿时玩伴大龙、敏基、张冀相聚。酒水之间,谈笑甚欢。忆起孩童时代,无不感慨万千。

我与大龙同庚,敏基、张冀小我俩一岁。那时候我们活泼好动,整天无忧无虑地玩耍在一起,并时常突发奇想地做出一些失格和危险的事情。

我和张冀住一个院子。我家住东厢房,他家住北屋楼上。院子三间西厢,平顶是一个大平台,四周有水泥栏杆或矮墙,从二楼的外走廊西头有水泥台阶通到平台上。西厢房的西面连着两个院子。院子的几棵树上,时常有麻雀光顾,叽叽喳喳地叫着,很是烦人。一天,我们几个拿着汽枪聚集在平台上面准备打麻雀,忽然发现隔着院子一栋二层楼的外走廊上,出现了几个男孩的身影,正朝着我们不时地吆喝着什么。张冀拿汽枪瞄了瞄,然后扣动扳机,瞬时对面就有哭声传来。反应过来后,我们马上下楼,绕道跑到那座楼上,只见其中一个小子用手捂着脖子在乱叫。扒开他的手一看,只见脖子上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红印,可能是被子弹蹭了一下。我们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,并把他们教训了一顿,然后返回家中,庆幸没有造成恶果。

楼上张大叔(张冀的老爸)在走廊上晾晒小杂鱼,有一天发现少了几条,张冀判断是被野猫叨走了。于是找我和他晚上一起抓猫。当晚我俩躲在黑暗中,等待着野猫的到来,但直到半夜也没有等到。第二天我俩又研究了一个钓猫的办法,我找到一个大鱼钩,用尼龙丝线绑好,然后挂上小鱼干当猫饵,一头拴在水泥栏杆上。我俩觉得这样就能万无一失,而且还不用熬夜,只等野猫上钩。天亮后,我们才发现计谋以失败告终。只见一截鱼线随风摇曳,带猫饵那段线不翼而飞,野猫也不知所踪,真是“赔

了夫人又折兵”。

我们的家傍海而居。我们经常结伴到烟台山或东炮台海边的礁石上用手把线钓鱼,退大潮时也时常去海边赶海。家中餐桌上每每呈现着我们的收获,既有满身通红的螃蟹、黄亮肥胖的飞蛤、青玉色的马蹄蛤,又有鲜亮的小海鲋鱼……

夏天在蔚蓝的海水中我们更是惬意自得,像鱼儿一样无拘无束地展示着各自的泳姿。特别是当大潮时,我们会站在岸边练习跳水,身体笔直地跳入水中,我们称为“跳冰棍”。小伙伴当中只有大龙能够将飞燕或镰刀两个动作跳得无比优美,把我们羡慕得要命。

当伙伴们长到十四、五岁时,其中几个人又迷上了乐器。我和敏基开始学了竹笛,练习了一段时间后,就能够吹奏一些当年流行的歌曲了,如《东方红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等。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含量,但我俩心中充满了喜悦。敏基同院的广平大哥比我年长两岁,当时在我们胡同里他可是个玩乐器的天才,竹笛、二胡、小提琴等乐器,水平都很高,我俩一直都在他的指点下学习基础知识,练习技巧。后来受广平大哥的影响,我们自不量力地又学了别的乐器,敏基又学了小提琴,我也学了二胡。在学习乐器的过程中,真切地体会到了“千日笛子,百日笙,三年胡琴压碾声”的含义。初练时,所发出的杂音声声入耳,吵扰得四邻不得安宁,没少受到邻居们的抱怨和制止,时常受到家长的喝斥。当我和敏基都能熟练吹、拉之后,邻居们也不再反感。我们几个也时常凑在一起练习各种乐器,适时地也会来上一次合奏,倒也是其乐融融、心旷神怡。

忆童年往事,历历在目。岁月有情人亦老,愿伙伴们在耄耋之年童心永驻、情谊更浓。

■诗歌鉴赏

## 两个杯子

◎王九城

烧水壶在茶台上  
两个玻璃杯也在茶台上  
现在水壶里的水开了  
茶台跟着开水抖动  
茶台上的两个杯子  
也开始轻微抖动  
发出清脆的响声  
三年多来,我第一次发现  
两个杯子靠得这么近  
第一次听到它们  
发出这么好听的声音  
我招呼你上前一起听

## 交流

◎王道芸

提一口气上楼  
沉一口气下楼  
电梯里  
邻居们用眼神打招呼  
生怕一松气  
差了气道  
此时  
互不打扰  
就是最大的礼貌

## 盼望

◎张松涛

夜空中多了鞭炮的响声  
一声一声像脚步向春节迈进  
不管日子多么艰难  
春的步伐依然坚定  
雪花飞舞乡愁渐浓  
新酒绿蚁  
一杯浇痛  
隔着斜风飞雪把悲喜刻入空中  
在落雪的大地  
写几个脚印  
我的心头,有灯火渐暖

## 空旷

◎战军

来了明月  
空旷中洒下一首歌  
来了太阳  
浩瀚里如火炬如碧波

花灿烂了  
空旷中是翻飞的蝶  
草翠绿了  
空旷中有流淌的河

海翻卷中  
空旷的天地鸥在飞越  
云徘徊着  
空旷的时空时幻时灭

鸟鸣唱着  
空旷的山间有了音色  
柳摇曳中  
空旷的湖泊有了银色的碧波

■生活偶拾

# 识趣

◎许光

两个周的夜晚,读完两本手艺书。无意炫耀认真,只是欣喜因真趣带来的涌泉收获。

细读《做壶》的动力,缘因欲彻底了解紫砂壶的成型过程。做壶乃营生,自古秘不示人。师徒间只口授心传。此书却首次道破秘辛,详记了顾景舟弟子葛陶中,用古法工具做完一把顾氏茄段的全过程。做壶人葛陶中,乃顾景舟到台湾游学时带的唯一弟子,可见顾对葛之倚重。故顾景舟逝后,葛对师父念念不忘,每日必做的早课,便是于家中为顾氏紫砂造像敬上一柱香,以寄师恩。此兄是个沉默的做壶人,日常无语至人送名号“哑巴”。葛为顾氏弟子按说如今也应桃李满园,可他至今未收一名徒弟,慕名而来的倒是络绎不绝,可他去了就让人家搓泥条,他在旁考察,结果一个也看不上,皆因看出个个心浮气躁,艺气粗拙,没有把技艺当至爱去追求,不为把营生与趣味完美结合的手艺人。

读时我想,顾景舟能欣赏葛陶中,并于众学徒中收他为徒,交与其延续手艺,原因无非有二:一是深知葛真爱此艺且志其一生;二是深知葛技艺超群心手怪异。别看顾氏壶艺海内外闻名,然其存世之壶并无几把,全因制壶效率奇低,足令常人不敢恭维,以至于成了业内公认的“懒汉”,“懒”至几个月才做出一把壶,据说做时间最长的一把壶,甚至放在套缸里反复修整了19年。顾景舟有著名的做壶“三不做”规矩——阴天落雨不做,身体不适不做,心情不好不做。日常书房里读的只两本书:《长物志》与《文会堂琴谱》。闲来,顾氏凭此二书,纵览长物,启智增慧,拓展艺心;端看琴谱,慢悟节奏,修去匠气。

彼时,顾氏壶早已奇货可居。所以,其心境早已超脱于世人世象之外,思考与掂量的是开天辟地的大事,处处揣度如何做世间从无到有、足可流传存世的壶。一旦做此想,那一生能做几把壶,便历历可数

了。他不着急做,做必做精品。

人,可能都是这样。当不差钱了,心便全然放下,艺术,就来了。

依我理解,造器之源动力,乃是因兴趣而生的“童趣力”。其如孩童玩耍,大人观瞧也觉新奇、古怪与趣闹,新意迭出。皆因童稚不谙世事,举手投足均是从无到有的自创。这也便如造器工具的创始,其实便为创制者与大自然的趣闹,也是匠人因趣成壶过程中的逆向解决方案。其于自然中信手拣择,在木头、石头与泥巴间对话,尽生新趣之妙。这些工具,随缘得来,缘自匠人的趣力所及,甚至来自沟谷溪流,寻常巷陌里的鹅卵石、老瓦片与老竹床,这些依器物而生出的工具,以及手艺活里的打泥片、搪壶底与辘身筒,其实与农活中的锄头镰刀、春耕秋收异曲同工,总让我心生喜乐与肃然。

若说《做壶》尽展工匠精神,那《一人饮》则阐发了艺术的虚无。著书人董全斌以造物雄心,执念前行,开创了看似不可能的人文世界。李宗盛和杨葵两位高手,肯为一个不入潮流的匠人写序,本身就说明了他的不走寻常路。此书每篇文字奇短,但却超级耐品,每篇均得复读以晓其堂奥。真正的物态创生者,总会不容商量地走到事物的反面,在喧嚣的世界里找到真正的清静自在,并轻然颠覆这个浮浅而无序的世界。

识趣二字,表相看似认知趣味,内里却是如何了悟真趣,过程大致由“生兴趣”到“生趣力”再到“生趣悟”,最终于是明了,趣悟之后,实则是放趣归山,解甲归田,把握尺度,应进则进,当退则退。

由此看来,顾景舟的“懒”,葛陶中的“哑”,董全斌的“痴”,均只是识得趣力后的短暂自由。离妙得趣悟,尚有一步之遥。

识趣,只是一场关于生命的修行,兴致勃勃而来,世故沉敛而去。

本版面继续向广大市民征集散文稿件,稿件请发到邮箱jrjzswzj@126.com,欢迎各位来稿!